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四十五

梁

蕭

子

臣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室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

遙光
遙昌

遙欣

安陸昭陸緝王緝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
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
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
加封諡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

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
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
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
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祕
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
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卽位
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
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
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

建元元年追封謚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
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
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謚靖世子明帝建武
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
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改
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瘖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
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
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
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
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竝不
拜是時高宗欲卽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武元
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
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
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通幟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
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
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
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

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卽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
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
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
元年給班劔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旣輔
政見少主卽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
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
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
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
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
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清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祐
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光慮
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
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
渢及諸僮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
囚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
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焚燒城門公但乘輦隨後
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
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
望臺內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尙書符遙光曰逆順從

之數皎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
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
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闔隍爽閭踰
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語言在耳德音猶存
侮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
犯竊發京畿自古巨豐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畧信賞必罰有如大江
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
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
衆軍圍東城三回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

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見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羣虵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

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擿殺之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謙事渢亦謹詔歛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

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
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
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
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
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
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
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
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書丞興

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
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
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
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
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
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
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
遠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
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

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

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美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遊行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成王

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
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
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
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
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
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
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
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尙輕贈以班台
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

與計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爲祕書郎宋邵陵王文
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
遷侍中世祖卽位遷五兵尙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
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
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
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
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
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暉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暉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脊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暉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尙吏事實暉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暉在城內東昏廢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暉爲太常寶暉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竝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宗室遙昌傳興元元年○諸本同

臣承蒼

按齊世無興

元年號海陵王立改隆昌元年爲延興元年冬十月
以新除黃門郎爲郢州刺史興元當卽延興之訛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六

南齊書四十六

梁

蕭

子

臣蕭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二王秀七

王秀

慈

蔡

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

顧憲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
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服
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
肯以此頻轉為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

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克
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
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
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
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
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
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
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
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

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尙書初秀之祖裕
性貞正徐美之傅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
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尙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
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
之爲尙書又不與令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
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
南郡內史州西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
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旣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

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
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
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
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各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
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旣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
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
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
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

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
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
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
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穎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
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尙書令王儉
當事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
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
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
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
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治舊山

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
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
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
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
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
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道
亦抗直著三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雅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

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
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
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
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
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
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
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綱
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
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
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

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夤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扁禁嶽遂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文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撫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

官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儁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儁之卽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下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卽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

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諡懿子

蔡約字景撫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尙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閣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

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
宗爲錄尙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
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
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
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尙
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
軍竝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
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

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
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
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
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
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
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
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尙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
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尙書郎卿
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
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

陵王畢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

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尙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

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
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請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
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
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
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尙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
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
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
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

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
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
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卽所見日可一
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
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
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
宜可訪察卽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
物耳旣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
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

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竝蒙停寢從來誼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餽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其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竝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者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

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干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旣嚴不敢閤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干

毛目二字缺

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埽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泚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世祖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

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

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毋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

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尙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尙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尙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竝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

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克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

不復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已伯寶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南齊書卷四十六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秀之傳太尉從祖兄也。○臣承蒼按太尉下當有儉

字僧祐弘之孫儉曇首之孫故曰從祖兄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七

南齊書卷四十七

梁

蕭

子臣蕭

顯子顯

撰

撰

列傳第五十八

王

融

謝

朏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
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
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
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
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
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
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
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
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
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克國曰
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

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
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
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
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
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
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日設橐秣有儲筋竿足
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欸塞卑辭承衣請朔
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費況
復願同文軌儻見欸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

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
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
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
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禭爲禮而
禁令苛刻動加誅輟於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
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
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
年將絕隱蔽無聞旣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
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
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

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
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
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
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
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頽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
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
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
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
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羶騎爲帷牀馳射爲糒
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

裳戴之立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蹶躄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醜乳於冀俗聽韶雅如矐矐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復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畧遠孚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依灑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籛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曰

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旣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立綱於頽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
昏霾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蕪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
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
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
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恩策鈇駑樂陳涓
璫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
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
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鞞獻舞南籥傳歌羗焚踰
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懃輜譯厭瞻巡之數固將

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
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
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
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
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
邁式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
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
具僚瓊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

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
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
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旣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
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
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
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
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
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
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
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
駒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
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懃懃於千里融
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
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
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

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斨開喧湫不得
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
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
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
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
而宴安吳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
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
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

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
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
狁薦食荒侮伊瀟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
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
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
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
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
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
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七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
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
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僮楚數百人竝有幹用世祖疾篤
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
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
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
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
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頌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
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

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
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
譽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咎遇蒙大行皇帝獎
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
王曲垂眄接旣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
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紀僧眞奉宣先敕賜
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啓聞希侍鑾輿
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

八

不限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訾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謝朓字立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

擊秋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廖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朓賤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
路東西或以鳴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
廳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衷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泛三江西
浮七澤契闢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
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
骨不悟滄溟末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
蕃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

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鯈於春渚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
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
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
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
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
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
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
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
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

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旣如此謂都自非疑朏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立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與盛劉暄與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朏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朏曰謝朏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

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眇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眇下獄死時年三十六眇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眇妻常懷刀欲報眇眇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謂眇曰

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眇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

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七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王融傳居中自見○汲古閣本見下注宋本作是

事符則感○汲古閣本感下注宋本作咸按感字爲是
宋本誤也

不容都無主此○主南監本作彼

謝朓傳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史作尚書郎范縝嘲朓之語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四十八

梁

蕭

子臣蕭

顯子顯

撰撰

列傳第_九卷_九

袁

繪孔稚珪

劉

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凱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立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凱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闋顓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顓屍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

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

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專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

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克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諡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簾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

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
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
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
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
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
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
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
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尤衷
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

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
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
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
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
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
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
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
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
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
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立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

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引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

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畧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

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
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
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
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
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
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
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
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
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
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

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
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
有是時得失畧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
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
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
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
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劔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
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瘿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
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

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
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
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
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會何取慙且我以
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
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
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松江入漢
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

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
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
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欵塞之胡哉彼之
言戰旣慙勤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
二事之多少聖照立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
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
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
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
廬江何點點弟胤竝欵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

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輦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

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官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旣而閒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爲後

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竝有言工融音旨緩韻
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
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
須臾便成嶷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
彌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
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
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長史轉
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

筆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軍長
史安陸王寶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
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
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
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晉安王征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
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
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
南充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
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
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
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
詡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
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爲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
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

世之堤防禦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
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
慘之意旣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
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卽爲成用張施代積稍至遷
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
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
牢戶未必非寃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
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
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
譽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

南齊書卷四十八 友傳
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狗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袁彖傳懷其父集。父集南史作文集卽指其伯父顛之集也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九

南齊書四十九

梁

蕭

子臣蕭顯

子顯

撰撰

列傳第王彖

從弟續

王

彖 從弟續

張

冲

王奂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
粹黃門郎奂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
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
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
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

七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
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爲吏部轉
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
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羣從豈
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
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守秩
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
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
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
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

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
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曰
者戎燼之後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
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
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
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
號前將軍世祖卽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
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刺
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
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

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奐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歎爾也王儉卒上用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奐不能相推荅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繼

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十一年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楨蒼黷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

贓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啓免不問與祖後執錄免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免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免意乃可免第三息彪隨免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免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免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與祖於獄自經死屍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免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免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辭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免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免子彪素凶剽免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免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免

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士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奐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詔曰逆賊王奐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

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奐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奐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旣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豫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

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
獻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
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奐爲雍州啓獻爲府長史獻族
父恒字昭度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
道矜竝有古風以是見出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
爲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
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疾病恒因愚習惰惰久妨清
敘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
夫建武中卒奐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奐自
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

准可特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
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
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
司徒右長史元徽未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
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
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
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
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

建字缺

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

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

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

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爲督郢司

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

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矜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

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
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
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攷爲書與梁王冲故
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攷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
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
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
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
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
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
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

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
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
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
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
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
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胄華張壘窮
守死如亂麻爲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王奐傳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齋

仗五百人收奐○臣祖庚按通鑑注云齋仗齋庫精

仗以給禁衛勇力之士

曹呂今來既不見真勅恐為奸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

○臣承蒼按南史載叡諫奐當白服接臺使又勸奐

仰藥自全與此傳不同

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

市○臣祖庚按琛弟肅此不載以其入魏也又按南

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

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此亦不載通鑑考異曰與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

張沖傳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諸本同吳園中南史

作吳國

停住夏口浦○夏口南史作夏首

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

臣祖庚

按梁高祖紀及韋叡

傳作死者什七八通鑑考異曰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也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

南齊書五十

梁

蕭

子臣蕭

顯

子顯

撰

撰

列傳第三十文二王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

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錐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荆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

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力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

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立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立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立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

奉寶立爲主寶立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
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立密與
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
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乘八摑輿手執絳
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
得朝野投寶立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
復可罪餘人寶立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
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立曰
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
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
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
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
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
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
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

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為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
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
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
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眾棄寶夤逃
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
夤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
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為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

帝以為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
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為建安公改封
寶夤為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為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永元元年
為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
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
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為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
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反
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躄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五十一

梁

裴叔業 蕭

子

臣蕭

子顯撰

撰

列傳第... 卷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

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趲趲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克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

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勳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

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

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

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竝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
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檨等慮叔業
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
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
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
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
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
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
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

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
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
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
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
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
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
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
爲荊州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
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

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

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

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

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開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填溝

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還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檨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現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

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

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儉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

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

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
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
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
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
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
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
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
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
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
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

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
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
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
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
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
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
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鱗魚籃
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
興盛豫州刺史竝征虜將軍徐景智栢靈福屯騎校尉
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

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

偃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彼子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

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
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
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
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
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
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
東牟朱虛東褻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竊
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日近冒
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褻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
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

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
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
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
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
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
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
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
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
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
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
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
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
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
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
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
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
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
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

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
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
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
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
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
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
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
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
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
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

茲字缺

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惟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愆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

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

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

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

從進屯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徒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

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

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失所爲至今爲笑
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旣爲徐州
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
所以築城者外示媵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
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
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
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
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

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
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
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
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
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
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
竝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
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刃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

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
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
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
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
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
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
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
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
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

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
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謹於宮寢戈戟時於城隍陵
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
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
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旰
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闢戮帶定襄曾未及
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掩欣泰倉
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崔慧景傳四月回軍廣陵○臣祖庚按此有月不日東

昏紀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通鑑考異曰按長歷是

歲四月庚午朔癸酉乃四月四日據此則四月四日

慧景已棄衆走矣而傳云四月回軍恭祖納之又云

十二日恭祖復攻之城陷紀傳前後各不相顧又按

紀云夏四月丁未慧景於廣陵襲京師通鑑考異曰

是歲三月辛丑朔丁未三月七日當作三月以此考

之則回軍廣陵亦當在三月紀傳作四月誤也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臣承蒼按南史云

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
行而去與此互異

單馬至鱗浦為漁父所斬○臣祖庚按南史云慧景單
馬至鱗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為慧景門人時為
鱗浦戍斬慧景首送都與此小異然既云漁人又云
為戍未免矛盾南史固未可據也

張欣泰傳時年四十六○南史作三十六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二

南齊書五十二

梁學

蕭

子

巨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王靈鞠

檀

超

卞

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

厥

崔慰祖

王遂之

祖淵之

賈

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與上計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
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

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
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
寒帝摘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剡烏程令
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
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
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
太守不就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
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
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
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為鎮南長史

尋陽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
祭酒靈鞠曰人^久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
榮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
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
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
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
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
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

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

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

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
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
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
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
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
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
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
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

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
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斲
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念
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
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
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
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縵有生所託
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
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

體斃斃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滯癢涓
濩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
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
布之裳服無改換招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懃於捕
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
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
瓠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
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
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韃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

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
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
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
羣浮閣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
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
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
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
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

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叅
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叅軍寧喪
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造船
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
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
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
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
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
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
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

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
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
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
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
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
弗顧者唯有丘巨原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
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
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
集搗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
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

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壘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麟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駭塵末皆是白

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斲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絰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旣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

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

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

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
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

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

司徒左西掾顧暉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

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

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

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

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閤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

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

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閤此處而云此祕未覩

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

可謂惴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

此者尚書云或閤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

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

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

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

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

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驃騎將軍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

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
弟又未有子肩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
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為辭為始安王
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
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
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竝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

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
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
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
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
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
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
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
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

四十七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篋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

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啓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

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
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
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
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
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叅軍宋元嘉中用何
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
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
分春秋澗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
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

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孰思咸可得而言也
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日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
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疎舛類不精密羣氏糾紛
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畧今已
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
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
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
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
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
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

歷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

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

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球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

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欵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

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

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

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
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
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克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
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
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
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
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
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

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

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

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

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替發蒙滑

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

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
肅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
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合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辱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
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卞彬傳虱有諺言○南史言作云

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南史襟作袴

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南史無此十三字

復不懃於捕討○南史於作之

孫孫息息○南史息息作子子

王智深掘菟根食之○南史菟作筮

陸厥傳低昂舛節○諸本同舛節沈約宋書論本作互

節

賈淵傳淵坐被求當極法○求南史作收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